

第四章 神缘篇

一 从分灵与进香看闽台的神缘

分灵与进香体现闽台宗教信仰的源流关系

闽台之间的神缘关系源远流长，据台湾“内务部”1987年1月的统计资料表明，全台民间信仰的神灵共有300多种，其中80%是由祖国大陆（主要是福建）分灵过去的。

分灵包括“分身”与“分香”两种形式：闽人移民在从故乡登船下海之前，往往先到当地的神庙膜拜，继而恭请一尊故乡的神像上船，此即“分身”；也有的人只奉请故乡神明的香火袋或神符上船，俗称“分香”。

福建民间神灵向台湾“分身”或“分香”的过程，贯穿于闽人向台湾移民的始终。在早期移民中，为了战胜台湾海峡的巨大风浪及入台后面临的险恶环境，闽人将家乡的妈祖、保生大帝、

清水祖师等神像或香火袋作为护身符带入台湾。康熙以后，随着移民台湾浪潮的到来，闽人或从福建祖庙恭请神像、香灰，或直接从先前传入台湾的神庙分灵，带至他们新垦辟的土地奉祀。在开发台湾过程中，福建诸神信仰随着闽人移民的足迹，传布了整个台湾。在台湾，影响较大的神灵多是从福建传去，列表如下：

神名	福建祖庙	在台分庙数量	在台祖庙或影响最大的宫庙
王 爷	泉州富美宫等	677	台南鲲鯓王爷庙
妈 祖	湄洲妈祖庙	800	北港朝天宫
观 音	晋江安海龙山寺	441	台北艋舺龙山寺
关 帝	泉州通淮关帝庙 东山铜陵关帝庙	193	台北行天宫
保生大帝	龙海白礁慈济宫 同安青礁慈济宫	140	学甲慈济宫
清水祖师	安溪清水岩	63	艋舺清水岩

注：上表据台湾学者董芳苑《台湾民间宗教信仰》等制作。

福建诸神信仰在台湾各地的分庙建立以后，即与福建的祖庙产生一种“血统”上的承袭关系。为了保持和增强这种特殊的联系，各分庙每隔一定的时期都得上祖庙乞火，参加祖庙的祭典，以此来证明自己是祖庙的“直系后裔”。这种宗教活动俗称为“进香”。在台湾历史上，进香活动相当活跃和普遍，一般可分为两种情况：一、各分庙至在台祖庙进香乞火；二、由在台祖庙发起，选择较有势力和影响的分庙参加，组成赴闽进香团，到福建祖庙进香谒祖。

进 香 状 况

从靖海侯施琅平定台湾到 1895 年日本占据之前，台湾与祖国大陆紧密联系，有关文献记载有台湾分庙到福建祖庙进香的情

形。道光《彰化县志》曾载鹿港天后宫（旧祖宫）因交通之便，“岁往湄洲进香”，^①该宫尚存一只“乾隆丁未年置”的铜制“湄洲进香正炉”。大甲镇澜宫于乾隆间建庙后，也“定期返回湄洲谒祖”。^②至于北港朝天宫在清代有否赴湄洲进香，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吴瀛涛在《台湾民俗》中记载了清代北港朝天宫赴闽进香中发生的一件趣事。某年，北港妈循例回湄洲。当时，关于奉驾之船只，信徒求卦请示妈祖，妈祖不选新船而挑了一只老船。众信徒以为神意不可逆，只得遵命，内心都惶恐不安。去程平安无事，回程遇到风暴，随行的船只惨遭灭顶，只有妈祖的船安然无事。此因随行船只都是新船，行驶较快，以致冲入台风漩涡。而妈祖的船，船旧行驶缓慢，得免于难。船到港后，信徒走下奉驾妈祖的船只，发现有一袋米正好塞住船底的破洞。^③

除少数分庙举行较大规模的定期到福建祖庙进香活动外，这个时期台湾分庙到福建祖庙的进香，就总体来说，规模并不大，其原因是：首先，大规模的跨海进香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而“大约在 1860 年前后，台湾从移民社会过渡到定居社会”，^④此前，还处于“渡台——开发——转型”的时期，绝大多数人居无定所，经济并不富裕，尚无力承担经常性的长途进香所需的物资资助；其次，当时的造船、航海技术还远远达不到确保安全的程度，渡海进香充满危险，客观现实和理智告诫人们，渡海进香不宜经常进行。于是，更多的台胞便采取了更为便捷而且安全的到在台祖庙进香的方式。

当时，在台分庙到台祖庙的进香活动盛况空前。位于云林县的北港朝天宫，在不断的发展中成为台湾香火最盛的妈祖庙，堪

① 道光《彰化县志》卷 5，《祀典志》。

② 黄文博：《台湾信仰传奇》，台原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47 页。

③ 吴瀛涛：《台湾民俗》，众文图书公司影印本，第 93 页。

④ 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2 页。

称全台妈祖庙的“总庙”。该天后宫拥有 90 多座分庙，每到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辰，各地分庙组织起庞大的进香队伍，全副銮驾，来此谒祖。进香途中，再联合沿途之庙宇，声势越加壮大，整个北港锣鼓喧天，到处弥漫着香火烟雾。世居台湾的福建晋江人施琼芳在《北港进香词》中描述道：“……一路绿烟吹不断，南人北去北人南。郡南地暖春衣早，一入城中气候殊。莫怪浓阴连日酿，雨师风伯正清途。初闻神輦驻琳宫，山积黄阡一炬空。不用祇园金布施，僧囊已饱楮灰中……”^① 由于进香花费浩大，许多宫庙不仅动用本宫的公共财产，还呼吁信徒集体捐资，通过经济实力的膨胀来壮大进香声势。如彰化南瑶宫，在一年一度的北海进香中，为方便筹款，众信徒立下大妈会合约，“每人出银一元，存为公银……议交一人生放，逐年收利息以为圣母寿诞之用”。^②

1895 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当局为了加强对台的殖民统治，在台推行了“皇民化”运动和“寺庙升天”的运动，妄图以日本神道教和靖国神社来取代台湾宗教信仰，以此来隔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文化渊源关系。当时，“因此被其废弃之神像，有福德正神、开漳圣王、关圣帝君、三官大帝、天上圣母、五谷神农大帝、义民爷、玉皇大帝、保生大帝、三山国王、大众爷、斋教龙华派开祖罗祖师等。其他祖公会、神明会等，泥涂之塑像用斧推破，木雕之神像则一部分送到台北帝国大学土俗学教室保管，以作研究之资料”。^③

闽台之间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关系，是任何人都无法切断的。日本当局的殖民同化政策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台胞眷念祖国之情思，到祖庙进香谒祖就是其曲折的表现方式之一。

① 蒋维锁：《妈祖文献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28 页。

② 蒋维锁：《妈祖文献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28 页。

③ 《重修台湾省通志》卷 3，“住民志宗教篇”，第 1007 页。

台南学甲慈济宫是台湾影响较大的宫庙，该庙始建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翌年三月十一日，台湾各地的香团、神輿、民间艺阵、花灯艺阁，云集这里，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然后依序绕境至头前寮将军溪畔，举行上白礁谒祖祭拜仪式，恭送保生大帝晋谒白礁祖庙。此后，年年如此，形成“上白礁”进香谒祖的传统。日据台湾以后，由于殖民者的百般阻挠，保生大帝信徒无法实现去福建祖庙进香的愿望，只好改在将军溪畔设案供香，举行面向祖国大陆遥祝叩拜的象征性的“上白礁”仪式。这种新式的“上白礁”祭祀活动，年年举行，即使受到日本当局严厉压制，仍坚持不懈，从不间断。为了寄托祖籍之思，台湾同胞还在台南慈济宫前竖立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我台人士祖籍均系中国移来”。

台湾同胞“拜妈祖，怀故国”的情思十分浓烈，每逢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辰，台湾各地的妈祖进香团仍然坚持举行到在台祖庙进香的活动，仍然抬着妈祖的神像举行“绕境宏法”的仪式。规模最大的是大甲镇澜宫妈祖至北港朝天宫的进香活动，据说，此活动自清末开始，一直持续下来，参加者数以万计。日据时期，虽然面临着殖民者的重重关卡，但到福建祖庙进香，仍然是妈祖信徒心目中最大的愿望。一些信徒想方设法，绕过了日本当局的种种限制，组织香团取道香港或日本，到湄洲祖庙进香。据《台湾日日新报》记载，日据时期，台湾妈祖庙到祖国大陆进香至少有9次。列表如下：

台湾分庙名	进香时间
基隆庆安宫	1911 年
彰化鹿港妈祖庙	1916 年 12 月 18 日
新竹内天后宫	1917 年 7 月 1 日前
云林西螺厅麦寮拱范宫	1919 年 4 月 4 日

嘉义朴仔脚配天宫	1920年2月22日
嘉义溪北六兴宫	1920年4月14日(旧历)
新竹天后宫	1921年4月2日
台中市万春宫	1924年4月1日(旧历)
新竹北门外(金)长和宫	

注：上表据王见川、李世伟《关于日据时期台湾的妈祖信仰》一文中
的“日据时期台湾妈祖庙到湄洲进(晋)香表”改制。

进香时，往往还请回妈祖塑像，如1911年基隆庆安宫进香时请回黑面妈祖，1916年彰化鹿港妈祖庙进香时请回湄洲正二妈，1924年台中市万春宫进香时请回湄洲六妈等。进香时能请回妈祖神像被视为一大盛事，如基隆庆安宫请回的黑面妈祖，其地位仅次于鹿港天后宫的妈祖分身。

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一些在日据时期废弃的庙宇，得以重新修复。如新竹县香山天后宫在日据期间，圣母神像、香火炉被烧毁，宫里的大铜钟也因缺铜而被拿走。光复后，圣母神像、香火炉及大铜钟都得以及时添置。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居台湾后，两岸之间又出现了人为的阻隔。从此至改革开放之前，台湾同胞一直无法实现到福建祖庙谒祖进香的愿望。他们就将思乡之情溶入到在台祖庙进香的活动中。

在妈祖信徒到在台祖庙进香的活动中，以到北港进香的两支队伍最具特色。“一是来回九天八夜的苗栗县通霄镇白沙屯拱天宫，一是来回八天七夜的台中县大甲镇澜宫，她们大概是目前台湾仅存的两支长途徒步的妈祖进香团”。^①其中，又以大甲镇澜宫进香团最具影响力。大甲妈祖南下北港，每年都以蜿蜒数里的

^① 黄文博：《台湾信仰传奇》，台原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页。

香阵，以一种排山倒海之势，浩浩荡荡地纵穿了中部沿海四县市十五乡镇五六十座寺庙，数万人跋涉了两百多公里，日夜奔波，赶往北港进香。并且，在南下与北归中，大甲妈祖遇庄绕庄、逢庙拜庙，在与沿途分庙的联谊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台南学甲慈济宫举行的“上白礁”谒祖祭奠的规模也愈来愈大。1960年农历三月初九至十一日，台湾各地进香团自动聚积126队民间艺阵及66顶神舆参加进香行列，排成10公里的长龙，绕境游行3天，共走完96公里。1982年4月4日，参加盛典的竟达10万人之众。一庙牵动万人心，十万台胞谒祖庙，可谓为闽台文化的一大奇迹。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两岸间的三通呼声日益高涨，许多妈祖信徒不顾台湾当局的禁令，通过各种渠道前往湄洲祖庙进香，形成了“官不通民通，民通以妈祖为先”的局面。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从1983年湄洲祖庙寝殿修复后至1987年11月2日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祖国大陆旅游探亲之前，到湄洲祖庙进香的台胞有157批，562人，请回神像76尊。台湾当局开放探亲之后，“妈祖热”立即席卷全岛。此时虽有严令禁止直航祖国大陆，但在信徒心目中，禁令远不及妈祖来得神圣。他们以进香为名，公开组团，直航湄洲，最大规模时一次竟达2000人之众，进香场面盛况空前。在1989年5月5日的宜兰南方澳南天宫的进香中，200多人的进香团分乘19艘渔船，带着5尊从湄洲庙“分灵”去的妈祖像，直航湄洲祖庙进香，并请回了38尊小型妈祖神像和2尊大型妈祖神像。据《联合报》5月11日报道：当进香团归途经至龟山屿海面时，“素澳渔港内有60只船前往迎驾，宜兰县及从全省各地赶到的成千上万信徒，则人手一炷香，聚集在码头、堤防、高架桥上等候，挤得水泄不通”。船队进港后，“两尊大陆大妈祖神像有100多尊分灵的妈祖神像及来自全省各地阵头前导，在素澳镇和南方澳渔港进行绕境，信徒人手一炷香随后，队伍长达约3公里，一

时鞭炮声和阵头锣鼓声响彻云霄。沿途民众也设案敬拜，港区热闹非凡”。20世纪90年代，台胞到湄洲进香更是络绎不绝，成倍增加，每年数十万计。

台湾的保生大帝信徒和清水祖师信徒也不甘落后，紧跟着妈祖信徒进香的步伐，踏上了福建故土。

台湾的学甲慈济宫、台中元保宫、台北保安宫和高雄、基隆、屏东等地宫庙以及保生大帝庙宇联谊会，纷纷组团到白礁祖宫、青礁慈济宫谒祖进香。1988年4月24日，台湾屏东县进香团一行71人，手捧从台湾带来的两尊真人雕像，前往白礁慈济宫进香。进香团理事长陈先生代表全体香客说：“台湾乡亲称大道公为大陆公，因为伊的祖先就是在祖国大陆。每年农历三月，台湾乡亲只能遥祀祖国大陆大道公，这次能回来寻根谒祖，大家都有说不出的高兴。”^①

临别前，许多香客还用瓶子装满了当年吴真人制药用的“龙泉井”水，以示饮水思源之意。

台湾信徒到安溪清水岩祖庙拜谒进香的也越来越多。在台湾当局宣布开放探亲后的二三年内，到此谒祖寻根的就有台北景美区会元洞清水祖师庙、台中县龙泉乡龙泉岩进香团、淡水岩进香团等数十个团体。兹将1989年台湾信徒到安溪清水岩的主要进香活动录于下表：

时间	进香团体	负责人或人数	在祖庙的活动
3月	台北詹姓还祖团	40多人	谒祖进香
4月	台北白姓台胞	40多人	同上

^① 陈元熙、黄永治：《闽台及东南亚之清水祖师信仰》，《福建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

5 月	台北淡水清水岩	陈资燕	进香及迎请神像
	屈尺岐山岩	林锦文父子	同上
	台南麻豆清水殿	王乙谟	进香及定购神像
11 月	台北泰山岩	林志峰等 7 人	进香及迎请神像
	台北龙泉岩进香团	62 人	进香及捐资
12 月	台北三峡祖师庙	几十人	同上

注：上表据《清水岩志》制作。

从 1990 年到 1993 年，台湾又有桃园福山岩、台南清水岩、高雄龙凤宫等 70 多个团体回安溪清水岩进香。这些团体在谒祖进香的同时，还慷慨解囊捐资修建祖庙。

分灵与进香的内涵及意义

首先，我们从台湾信徒进香中的两种仪式——割香与掬火，来分析两地分香与进香的原形。割香与掬火，在福建通称为进香；在台湾，则有乞求香火之意。按仪式来分，个人叫割香，神与神之间就叫掬火或掬大火。割香掬火的目的在于借此仪式来寻得圣灵不息的延续。在大甲妈祖至北港的进香中，这种仪式的具体做法是：法师先以金纸引朝天宫长明灯的火于“万年香火炉”，诵念“北斗经”后，将写有大甲信徒姓名的疏文及金箔纸焚化于炉中，此谓之“头炉火”。等到卜定的割火时辰一到，法师便以小杓将“万年香火炉”内燃烧中的香灰及香纸连铲三勺，至大甲的“神火筒”内，并将供奉于神案的两尊大甲妈祖神像及汇集捆扎的会旗和灵符，一一经过香炉上空，由一排人高举双手接引传至庙外，待“神火筒”安入香担，即快跑离宫，一路添加檀香粉

末，使之以不熄灭。^①

诚如台湾中研院张珣教授所认为的那样，神明间的割香掬火仪式，极有可能是中国家族祭祖仪式的转型。闽台庙宇间的分香与中国家族祭祀中的“分灶火”仪式如出一辙。在“分灶火”中，通常长子继承父亲的老灶，其余诸子则从旧灶中取一些热炭到自己家的新灶中，表示“薪传不绝”。因此分灶常被认为是分家的第一步，有了灶，即象征一个家的成立。诸子分家后，为了笼络感情，每隔一段时间，诸子就得上祖坟祭拜，或至长子家中团聚，以示血统上的嫡袭关系，或作为一种加强因时间而冲淡的联系纽带的手段。台湾各分庙也正如此，经过分香程序，与祖庙确立一种亲子关系，而进香活动就像诸子归祭祖坟一样，起到了一种加强血统联系的功效。

其次，我们从台湾信徒的进香心态来进一步观察闽台文化的历史认同关系。台湾是个移民社会，台湾同胞的根都在祖国大陆。几百年来，祖籍之思，故土之念，无时无刻不萦绕在他们心头，而谒祖进香，即是他们抒发自己真挚的家乡情、故土爱的途径之一。在台湾学甲慈济宫前，有一副对联表达了台湾同胞的心声：

气壮乎天，万众同参学甲地；
血浓于水，千秋不忘白礁乡。

在此基础上，台湾同胞又进一步将思乡之情上升为对整个祖国、民族的情思，并寄托他们强烈的爱国情感。1987年10月25日，台湾同胞集资在头前寮将军溪畔建成一座高大的“郑王爷军民登陆暨上白礁谒祖纪念碑”，并刻有一段铭文：“三百余年来，

^① 朱天顺：《清代以后妈祖信仰传播的主要历史条件》，《妈祖研究资料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2-63页。

学甲地方及台湾各地信徒，为遥拜大陆福建白礁宫——保生大帝祖庙，及追念大陆祖先，代代相传于每年农历三月十一日举行弘扬民族精神之上白礁谒祖祭奠而名闻遐迩。愿吾人共同勤勉，使中华民族更发扬光大，千年万世永垂天壤之间。”可以看出，铭文字里行间凝聚着台胞忠贞不渝的爱国情思，进香仪式寄托着台湾同胞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之情，在客观上发挥着维系闽台血浓于水的骨肉之情的桥梁和纽带的社会作用。

第三，从闽台分香与进香的精神内核来看，它追求的是“群体主义”。在移民社会，神缘往往是与地缘交织在一起发展的。在移民过程中，自然地域环境的恶劣、生活的艰辛，使移民们形成一种群体精神，团结在他们共同信奉的神灵周围。在以后的进香中，他们又将整体协作的精神溶入进去。他们组团赴闽进香，也可以视为是寻找群体精神的最高寄托。如台湾的妈祖，由于其分香于不同的祖庙而被赋予不同的称呼：来自莆田的称湄洲妈，来自泉州的称温陵妈，来自同安的称银同妈。但是，不管她被赋予何种名称，作为妈祖信徒，到莆田湄洲祖庙进香是共同的，也是最大的愿望。这里面就深刻反映出“不同地方，同一群体”的真实面目，而“群体主义”的进一步升华，就有可能趋向于闽台文化的认同和国家、民族的认同。

(福建师范大学 范正义 林国平)